

许鸿飞简介:

许鸿飞,广东阳江人,199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。现为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广州雕塑院院长。《九天九夜》《吻》《飞花》《童趣》《三个女人》等多件代表作被各个国家及地区的政府、博物馆、机构收藏。

雕塑家许鸿飞的工作名号“石磨坊”,与一个石磨样式的茶桌有关。取这个名字的是许鸿飞的忘年交——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。

“2001年,黄永玉先生来到我这个尚未命名的工作室,看到这个茶桌,就替我取了‘石磨坊’这个室名。”许鸿飞说,茶桌周围,方方正正地摆放着四条齐高的长形木凳,客人们就围坐在这里喝茶聊天。

他继续介绍:“石磨茶桌是我1995年做的,除了喝茶,它真的还可以当石磨,只是从来没有使用过。因为我主要是用来喝茶,所以把磨盘的边缘做得比普通的磨盘更宽一些,刚好可以放下一个茶杯。”茶桌正上方,是黄永玉先生亲笔题写的“石磨坊”三字。

在石磨坊,几乎每天都有客人前来拜访。在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的这一段时间,前前后后就来了四批客人。许鸿飞说,起初的“石磨坊”并不在现在的位置,而位于旁边一处平房建筑,因为租期原因,2017年他将“石磨坊”工作室搬到了这里,石磨茶桌也一起搬了过来。

许鸿飞对这个茶桌有着独特的感情,有几次外出展览时,他甚至还将石磨打包,一起运到展场。“2013年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时,我就把它带了过去,在北京也可以喝茶聊天!后来到国家大剧院办展览,主办方主动提出让我把石磨带过去,他们想在展览现场还原我工作室的场景。”他说。

现在的石磨坊,比以前的工作室空间更加宽敞,负一楼的地下室是他雕塑创作空间,上面三层则是作品的陈列空间。许鸿飞每天上午来到这里,一般到晚上11时才收拾回家。除了外出办展,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消磨在工作室里,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。



许鸿飞:形塑当代中国人的

◎带“肥女”成为六国荣誉市民

“肥女”与儿童

◎艺术助力乡村振兴

个性与欢乐



许鸿飞在工作室创作《西岛女民兵》

“肥女”系列雕塑作品是许鸿飞的代表作。在石磨坊,随处可见她们的身影:有作品《惊惊四座》里用单手撑起整个身体,顶技动作酷炫无比的肥女;有《天使之吻》中双脚腾空,以跪姿状与伴侣亲吻的肥女;还有骑自行车的、赶鹅的、喂猪的肥女……

如今,“肥女”已经成为许鸿飞的个人符号,与他如影随形。除了让“肥女”出现在她的诞生地广州的各种场景中,许鸿飞还将目光看向了更远的海外。近年来,如何助力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是他一直在思考和践行的事。

2013年起,许鸿飞开始办雕塑世界巡展。到目前,他

带着“肥女”已经到访过十八个国家和地区,共办了43场展览。许鸿飞因此还获得了6个国家的荣誉市民称号,这在国内艺术家中并不多见。

许鸿飞带着“肥女”一起去过世界著名艺术殿堂——卢浮宫,走过古老而明艳动人的哈瓦那街道,也到过西班牙的历史名城萨拉曼卡……在世界各地的巡展中,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们纷纷来到肥女雕塑前,模仿她的动作,合影留念,感受来自遥远中国的艺术与欢乐。

许鸿飞告诉记者,他尽量做到每场展览的作品不重复,只有《天使之吻》这一件作品会出现在每场展览中。



工作室里的石磨茶桌

“因为爱是具有世界共通性的。世界上许多雕塑家都以爱和吻的主题进行创作,但大多都是站着或躺着,像《天使之吻》这样跳起来接吻的构图是比较少见的,而且它也带有‘肥女’的符号。”许鸿飞说。

放在他们家门口,会产生一种艺术的触动。”许鸿飞认为,“肥女”系列之所以能够融入乡村,是因为它本身非常接地气,而且很多展示的都是乡村生活场景。

此外,许鸿飞还聚焦抗击疫情、冬奥盛会、航空航天等紧扣时代脉搏的主题创作。在石磨坊中,可以看到一些诸如“肥女”们在排队打疫苗、滑雪的作品,同样在幽默中被许鸿飞赋予了时代的元素。

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,缺乏可以代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艺术家。

羊城晚报:你非常强调艺术的个性,个性和共性是否需要达到平衡?

创意

羊城晚报:其实很久之前就在许多公共场所看到你的作品了,那些雕塑和你今天倡导的艺术有什么区别?

许鸿飞:我努力做一些原创的艺术作品,让人一看便知道是谁做的。以往他人来定制,对方让你做马,你就做马,让你做鱼,你就做鱼,限定了非常明确,个人施展空间有限。这只能算是一个雕塑类工程,而不叫艺术作品。这样的工程以前我做了很多,东莞有十多个镇的主雕都是我做的;我也为许多房地产楼盘做过。

但我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创作方向。直到1998年,我无意中做了一个肥女雕塑。第二年,黄永玉老师看到了很喜欢,用他的画与我交换。我和“肥女”之间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羊城晚报:你是如何下定决心开始“肥女”系列作品的创作?

许鸿飞: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做了第二件“肥女”,带到北京去送给黄永玉老师。那次他就劝我,以后就专心做这个系列吧。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,做这个拿不了奖,也评不了职称。

他又继续劝说,艺术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,中国一百个雕塑家都是一个样,就像一个大老鼠带着一串小老鼠……在北京的那段时间,他一直向我灌输这样的理念,于是我下定了决心。

做到第三年,就有商场和拍卖行来找我签约做“肥女”系列,从那时候起,我一般就不接前面说的那些工程项目了。

深挖

羊城晚报:这个创意成为了您的个人品牌所在。

许鸿飞:坚持到现在,让我明白一个道理,艺术就像挖井一样,坚持挖下去,水会越来越丰沛。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么肥的女性雕像?其实这不是肥与瘦的问题,瘦的我也能做得很好,但是其他雕塑家也能做瘦的,坚持这个“肥女”系列,才能体现自己的个性。

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群体展览,艺术家们比拼的是技术而不是艺术,大家都追求看谁把雕塑做得更逼真、更接近实物……我

羊城晚报: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比较容易“走出去”?

许鸿飞:有创造性、独特性、世界共通性的作品。就像我的“肥女”,它代表了幽默、快乐和爱,这些元素将具有世界共通性。我在国外做展览时,有些人不相信这些作品来自中国。因为他们的刻板印象认为中国人很严肃,缺乏幽默感和笑容。我则回答说,新时代的中国,就像肥女作品一样快乐和自信。中国故事就应该像这样来讲。

羊城晚报:你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雕塑百村展,会不会担心雕塑丢了乡下会“土水不服”?

许鸿飞:以往的雕塑跟公众关系并不密切,普通人不关心雕塑,雕塑也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。我就想把它从高高在上、冷冰冰的状态拉下来,让它走进公众生活,而且不止在城市,乡村也不例外。

这100个乡村展览的计划,我现在已经调研了50多个乡村,并且把展览办到了18个村里面。我的展览去过了法国卢浮宫、意大利罗马国家现代美术馆、中国美术馆,现在和乡村也融合得很好,村民从接近到欣赏,快乐洋溢。

作品可雅可俗、亦庄亦谐,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艺术。有些艺术家的展览一味高高在上,走不出展馆门口,那是没有生命力的。我认为,艺术家应该多往下走走,去乡村、去基层,带动更多的人关注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。

广东出版 A7

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,研究生毕业于暨南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专业。现任广东教育出版社编校中心编辑部主任,责编的图书斩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、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,个人获首届广东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语文教材的底色

黄倩走路快,语速也快。着一袭绛红色长裙的她,抱着一摞书稿,在古香古色的工作室里穿行,裙边的风似乎都很难跟上她的步伐。

“我们工作室曾被评为最美办公室。”黄倩笑着告诉记者。走进工作室,第一眼就会被黄倩工位上方的窗帘和壁纸所吸引,窗帘上的图案是弥漫着氤氲气息的森林,壁纸则是山明水秀的水墨画,素净优雅。

这种风格跟黄倩的出版理念息息相关。深耕教育出版近20年的黄倩,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是语文教育的底色,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,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,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。

多年来,黄倩一直专注于语文教育和语言研究专著选题的开发,先后策划责编了《基础教育语文教材语言研究》(6册)、《古诗文解析于教学指导》(4册)等丛书,前者被列入“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”。

近年来,黄倩又投身大湾区特色语文教材的出版工作。“不同于通用教材,带

黄倩:以工匠精神提升编辑力

文/孙磊



《汉语方言学大词典》获“第五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图书奖”“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”
《基础教育语文教材语言研究》(6册)被列入“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”

好的编辑要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毅力

2014年,教育社启动《汉语方言学大词典》编纂项目,该项目为双基金项目,即国家出版基金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,前后历时三年多,2017年正式出版。

《汉语方言学大词典》是一部全面反映汉语方言和方言学面貌的百科辞书。该词典收录条目近3000条,内容涵盖全国各地主要汉语方言及汉语方言学的基本知识、基本理论,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等。该书获得学术界和出版界高度肯定,先后斩获“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”、“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”、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刘丹青教授评价该项成

果:“必将成为汉语方言学在新时期的一座丰碑。”

作为项目负责人和责任编辑,黄倩回忆起当时的编纂过程,依旧十分感慨:“不停地论证、编稿、审稿、改稿……有时看到作为主编的詹伯慧和张振兴两位老先生,白发苍苍,却依然精神抖擞,全副身心投入到书中,内心真的感佩交集。”

翻开《汉语方言学大词典》,编纂团队的名字密密麻麻,占了整整两页。黄倩称,不同于其他门类书籍的出版,工具书以及教材教辅等大型出版项目往往是团队作战,一个项目动辄几十人、上百人,一做就是好几年。

“所以要沉下心来,用‘不破楼兰终不还’的功力和心态才能做好书。”黄倩认为,一个好的编

辑应该有百折不回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的心态,应该有想干事、干成事的态度。

黄倩表示,教材编辑工作往往比较漫长和辛苦:“受课前到书等因素影响,编辑加班是常态,所以我希望工作室的布置能够温馨美好一些,大家在一个相对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工作,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,能给孩子们捧出滋养心灵的图书。”

黄倩的工作室里,摆满了各种荣誉证书。“一个教育编辑的光荣与梦想,是看到图书受到读者欢迎,读者能从中吸取养分。得奖不是出版人的目的,而是一种情感的慰藉,有一种辛勤劳得到肯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”黄倩说。

以匠人般的执着和坚守打造精品图书

羊城晚报:从事教育出版近20年,一路走来您有何感受?

黄倩:就我个人而言,如果说有什么感受,那就是在不断成长吧。从事出版行业,经常会接触到许多领域顶尖的专家学者。能够责编他们的著作,近距离与大咖们交流、探讨,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和提升过程。

还有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教育是国之大计,事关千家万户,教材更是承载了“培根铸魂、启智增慧”的重要作用,受到国家和社会广泛关注。所以对教材教辅编辑的要求很高。尽管做这一行已经快二十年,但是依旧觉得压力很大。编辑团队必须要有敬畏之心,细心打磨,以工匠精神提升编辑能力,以匠人般的执着和坚守打造精品图书。

我也一直在摸索,什么样的教材教辅模式能够寓教于乐,让学生学得更轻松也更有效。2017年到2019年,我们推出“小知了工具书系列”,共30余册,4个系列。小小的一本,兼顾知识与趣

味,受到家长和小读者的热捧。这也说明教辅教材的出版也要充分考虑读者需求,不能固步自封。

羊城晚报:《汉语方言学大词典》这么大的一部书,出版过程是不是很艰难?在您看来这部书有何意义?

黄倩:所谓“好书多磨”,一波三折。例如2016年7月,原本已经排好版的下卷发现字音表和词汇表的表头设计有问题,需要重新调整顺序,表格内容也有很多缺漏,必须重新逐页核查、补充。大家还是排除万难,解决了问题。这个辛苦是值得的。大词典不仅提供了一手的汉语历史发展轨迹,最重要的是提供了方言学科研究的方法,为保护和弘扬优秀的方言文化提供了工具。



“小知了工具书系列”之一

以创新思维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

羊城晚报:在您看来,这几年教材出版面临着哪些挑战?您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与挑战的?

黄倩:现在的孩子都属于Z时代,要让我们的产品适应新时代,适应青少年,编辑首先要创新思维方式,不断学习。除了学习国家政策,领会教育改革新方针,还要充分研究了解新教材的变化,适应新的教育模式,了解小读者的心理。

用“互联网+”思维开发教育产品,创新教育产品的选题研读路径、产品质量、产品形态等,打造教育出版全媒体产品链条,同时做好教材产品服务,例如培训服务、资源库建设等服务,以适应教育和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需求。

羊城晚报:听说你们最近

在做大湾区特色教材项目,这个项目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?

黄倩:特色教材在编纂理念上突出立德树人,体现多元包容,融入时代特点,落实基本学力要求,可以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优势,重视综合能力与素养的提升,教学设计体现情景性、趣味性、综合性,有利于增进青少年的国家认同、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。随着技术的发展,线上教学占比迅速提升,但是很多教材没有跟上这个变化,还停留在传统纸质课本思维。对此,我们以课程思维、积极打造线上资源库平台,提供教学记录、教学评测、数据分析等教学服务,全面满足线上线下多维度的教学活动开展。